

佳 作 藍舸方

個人簡介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四年級

相信著文字是連結世界的一種道路。

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散文組優選

碩溪文學獎短篇小說優選、極短篇佳作

東海文學獎小說佳作

〈賭徒素描〉

「畫你眼前所見。」近來重拾對繪畫的渴望，隨手拿起筆便開始塗塗抹抹，試圖畫出一個人：臉的輪廓、五官、脖子、身體和四肢，然後增補細節，衣服鞋襪、髮絲飄動的樣子。將自己腦海中關於一個完整的人的一切都訴諸於畫紙上以後，我放下筆，將視線從局部移往整體，明顯的看見紙上的「他」是殘疾的，頸部和骨盆歪斜，走路時定極難保持重心，手掌過大且手臂過細，是一雙提不起任何物品的手，這是個看似完整，實則破損不堪卒睹的人。為了更好的練習，我翻開一本繪畫教學書，裡頭沒有艱澀的筆法，所有的技法都只圍繞一個核心——純粹的觀看。

第一張畫

起初，我的世界裡先有媽媽，我記得窩在她懷裡吸取著營養，共享她的體溫，聆聽她肚腹內空曠的濕潤宇宙時，會聽見水流過的聲音，我還太小，不能也沒想到要離開她，於是那個空曠成為我自由翱翔的地方，嗡嗡的迴響很像風聲，我閉上眼睛，感覺我可以在裡頭長出翅膀。在有人告訴我母親的意義前我就感覺到她了，小時候，我極黏她，除了她外，其他人影都是襯托她的背景。後來，在記憶所及的最初，她指出一個模糊的人影，要我將這個人影清晰起來，辨認出他、把他拉到跟媽媽相同的位置，她抱著我，指著：「這是爸爸，他是你爸爸。」爸爸開始出現，總是以第三人稱的角色。「放學時，我叫他來載你。」上幼稚園後，要記得的人更多了，這是老師、這是黃同學、謝同學，然後，我要在放學時的圍牆邊上認出一個男人，好讓他把我載回家，但他遲到了，我不用費心辨認，只要等最後一個男人出現載走園裡最後一個還沒回家的小孩，他騎很快，我忙著抓緊機車龍頭，沒跟他說話，看到媽媽時我破涕為笑。上小學時，媽媽問我：「你覺得爸爸他是好男人嗎？」在學校裡我聽說不菸不酒的是好男人，我想媽媽選擇的丈夫定會是好男人，所以我回答，是啊，他不抽菸！是好男人。雖然他喝酒，但我沒說。媽媽笑了，我想我說了正確的回答，也是在那時候，父的形象正式成型，他是個好男人。看啊，我爸爸不抽菸，有一雙健全的腳，有一次陽光曬進客廳的午後，我被媽媽抱著，爸爸臉上布滿金黃，他遞出一張白色的紙張，說這是這個月的薪水單，爸媽都笑著，我在他們中間，額頭上的髮絲因為汗而貼緊皮膚，

很溫暖，媽媽趕在風吹進來前伸手將我頭上的水滴抹掉。

定額存款解約、銀行貸款利率計算……。在身邊同學背著九九乘法時，我開始從媽媽的日常裡學到這些名詞，後來，股票中的買進放空、進退場時機也慢慢滲透進我的計算裡面，雖然不曾實際操作，但在媽媽提起這些數學名詞的頻率中，我感覺到一股很真實的計算：晚歸扣一分、這個月沒進帳扣五分、沒陪孩子扣十分，爸爸又開始模糊了，這次是媽媽主動磨損他、剔除掉爸爸的位置，很快的，他已沒有分數能扣，媽媽乾脆直接表明，從多方跡象看來，他原本就是個零分的男人。「他做紡織業斷了根小指，沒去當兵，就沒有男人的擔當了。」、「那時約會，他都只帶我去不花錢的地方，有次就坐在體育場，本來以為他節儉，後來發現他是小氣。」

其實我什麼都不懂。對一個六、七歲的小孩來說，當兵代表什麼？約會不花錢又代表什麼？我只是感受媽媽描述時的語氣在內心歸類，有擔當是好詞、花錢和男人氣概都推到同一邊，小氣、斷指推到相反的一邊，好的壞的好的壞的，童話裡有類似的故事，灰姑娘忙著挑出好豆和壞豆，日本的孩童挑出好米和壞米，他們的努力都會迎向美麗結局，而我讓自己像他們一樣忙碌。媽媽的描述讓好男人的形象如殘影般疊合在爸爸身上，在我心中，我已經有了一個好男人爸爸，我對他已經有好多實際的想像，但當我藉由媽媽的描述看向整體的他時，他竟歪歪扭扭，走不出一個正常人的步伐。

但紙做的畫布沒有後悔的機會，我不自禁的伸手摩擦想要改正的位置，紙就開始起毛、起皺，碎屑結成球狀掉落地板，不再引起注意，而那個畫布上的錯誤凹陷變薄，吸附顏料的能力也下降了，錯誤成了整幅畫中的主角，一切畫筆的起落都為了遮掩，但那個空缺的質地已與週遭不同，那裡是異質的存在，而原本可能屬於此處的真實，也隨散佚的部分而失去完整的可能。

第二張畫

有段年代，台灣的美好景圖是這樣的：車、房、穩定的工作，上班時和妻子兒女吃早餐，孩子上學，丈夫上班，傍晚時全家一起吃晚餐，隔周休的周六日，四人開車踏青遠遊。老年時候，老丈夫戶頭有一筆打拼積累來的財產，是保障，也是此生辛勞的戰果勳章。

美的概念既成。一個高中畢業、十八歲進入紡織工業工作的年輕人，在二十多歲時晉升主管，月薪五萬多元，一年內追求一名女子到成婚，兒女陸續出生，越來越多同事決定跟著公司在越南設廠的決策，外派多年，月薪翻倍。已是年輕人父的他，看著逐漸空蕩下來的廠房，卻走上另一條道路。或許是穩定的收入刺激穩定晚年的渴望，或是擁有越多的財產便越害怕失去，保險業也跟著興盛起來，初有保險的概念，接受、有需求的人四處皆是，他抱持著闖蕩一番的熱情，漸漸遠離他待了十多年的廠房，以為越多的時間投入，便能得到越多的回饋，但他沒

有想到整個市場的飽和，他只是付出更多，他離開家的時間更長了，他努力的哺育這個家，但家也逐漸成為一個非常緊實的殼，最後，他回家時，發現他已進不去這個殼的內裡，他擁有的只是一個能吃飽不淋雨的磚屋，那裡頭有幾個名為妻子小孩的鄰人。

我小時去過許多新居落成的典禮，我不記得主人的臉，但記得那些房子都很像，坐落在紅磚鋪成的道路兩旁，每戶都有兩道門，車庫的鐵捲門和人行的小門，白鐵的底，綴上金色的邊紋。客廳有木製長桌鋪上強化玻璃，搭配三加二人座的長椅，佔據整面牆的電視櫃有著數不清的分隔層，放著各種名目的獎狀與酒，二樓有配備彈簧床的臥室兩間，三樓空曠無比，只有神明的供桌，除了祭祀的場合之外，祂們的眼前僅剩紅色的光芒。

爸爸常要求媽媽帶我參加類似的場合，新擁有的安穩居所最需要一份長期的未來保障，他努力的嘗試將話題轉到未來，也給了許多人穩定的未來，是否像那些幫人按摩、治病的師傅一樣，聽說為別人治理太多不好的氣，會導致自己的身體也積存了暗影，是因為這樣，他才一步步的丟失了妻女，甚至可能將丟失避雨之處嗎？當我開始求學，理解了環境與歷史，我開始意識到他不只是爸爸，他曾經有跟我一樣的年齡，有他的喜好與追求，那時，我重新嘗試去注視他，卻發現我看不清他了，他用各種東西把自己圍起，從郵票、滿滿的集郵冊到後來他迷上爬山，於是，大小各色石頭開始堆疊，在那時的我眼中，石頭之間並無太大不同，我不曉得他在蒐集什麼，我對石頭唯一的聯想是則日本傳說：比雙親早么的孩子靈魂會無法渡過三途川投胎轉世，被留在河岸的孩子須疊著石頭塔以求另一種形式的超生，但在完成之前，總會有鬼出沒將塔掃落在地。所以爸爸也在堆他的石頭塔嗎？他又被困在哪個尚未命名的河岸？未及細想，圍繞他的什物又轉變成茶壺和茶葉，最後則是各種理財家、實業家的勵志書，那些書封總有鮮豔的色塊，搭配燦爛笑臉的西裝人像，爸爸就任由這些笑得無比開懷的人圍繞著他所坐的位子，這些物品橫互其中在他與我之間，雖然他沒有在這個家中缺席，他只是以物品圍席，像構築一個不食煙火的王座，亦或是某種獨行野獸的穴居。

他是一個有夢的人。整個時代給他好夢，他用更多渴望實現的夢圍住自己，我翻開那些書，本本都用色筆畫上重點標記。努力、恆心。關鍵詞閃爍在我眼前，那是他不懂自己何以觸摸不到夢的線索，像我因為不理解他，因此按著我所能抓住的資訊，設立關鍵詞，一步步描繪了可能屬於他的全景圖，我只感覺他是大時代中的一個逐漸老去的男子。我該用同情的眼光望著他嗎？這對他而言是否公平？對我自己是否又過分高估？我想像一個好的背景可以凸顯出主題，但未仔細思考背景與主題的關係時便匆匆落筆，以主題為中心向邊緣勾出線條，過程愉悅且充滿成就感，然而，當我完成時，那些筆觸的路途使我迷惘：怎麼中心竟不知被淹沒於何處了？

第三張畫

「爸爸少年」從字跡中與我擦肩而過，我瞥見他尚完整的四隻手指緊捏著掌心，躁動不安的手旁有另一女孩的手，那樣近的距離中他感受到女孩許多，她說過的話、她的髮、她對他造成的心理變化都寫在年誌中，但那距離也極遠，走過年誌大半本，仍舊沒牽到吧？我故作隨意地問過媽媽，與他相識和結婚的年紀。

「他那時已經是主管啦，我們交往沒半年就結婚了。」我沒再細問，面對媽媽疑問的眼神，我用只是好奇的理由搪塞掉。

字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。曾經拿著自己的筆跡前來詢問我「這是什麼字？」的爸爸，和寫下我眼前日誌的娟秀筆跡相差極遠，四十年可以改變多少事情？我已不清楚，究竟該認為「爸爸少年」是爸爸的歷史，或是現在的他是「爸爸少年」的殘餘？

最近一次回家，夜已深，蜷縮在角落的爸爸，躺在用三張不同的椅子湊成的床上，陳舊的檯燈光源極弱，他手中緊握簽注的單子，一枝筆掛在他鬆開的另隻手。雖已聽說他在賭博，但這是我初次看到簽賭單，非常廉價的紙張，與夾在報紙內頁中的紅、綠色傳單沒太大差別，只是它承擔了眾多的賭金和眾人腦裡更大數字的幻想。隔天我與媽媽協力將他雜亂的書籍搬到回收場，試圖在這什物堆中給出某種秩序，邊清理出藏在各處的簽賭單，當我打開被用來充當書桌的大型乳白色整理箱時，紅色的簽賭單像湯的浮油般覆蓋表層，挖開它們，底下有茶壺、古幣、梳子，各色名片，銅製雕花盒、數不清的斷水原子筆，以及一本全紅色的日誌斜插在其中，我帶著無聊的心情隨手翻開，一個稚嫩的語氣在其中訴說想要努力達成每天寫日記的習慣、對於剛起步工作的想像、假日時喜歡去鎮裡的戲院看戲……。撇開時代不同而有的器物差異，年輕時的他和現在的我同樣寫字、看戲，我惶恐起來，我以為我在觀察他，難道最後我竟要發現，他其實與我並無太多分別？

揉掉歪斜的人像，看著那直截了當、沒有絲毫供給想像空間的六個印刷字「畫你眼前所見。」，我不預設任何想像的去描繪時，人開始初步成形。我不再帶有虛設的期待看他時，同樣是人的困惑與迷茫，竟使我對他感到親切與熟悉，雖然我終究不了解他，我僅有的，皆是輪廓，但這輪廓與我相似，我知道這人像將會跑會走，會微笑亦會悲痛。